

1932



西行日记

赵振武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1932

西行日记

赵振武 著



摩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行日记 / 赵振武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075-4382-7

I. ①西… II. ①赵…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5473号

西行日记

作 者 : 赵振武

策 划 : 杨 平 李荣欣

责任编辑 : 刘孟丽

特邀编辑 : 王 芳

出版发行 :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55

网 址 : <http://www.hwcbbs.com.cn>

电子信箱 :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 话 :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63427615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13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1版

印 次 : 2015 年 7 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75-4382-7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作为世界上两个伟大的文明，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为人类贡献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中阿文明的交流从祖先“驰命走驿”于丝绸之路便已开始。千百年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薪火相传。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的加强，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大战略的提出，中阿文化交流更加活跃而多彩。

在“一带一路”大战略带来的新形势下，根据“知己知彼”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相关作品的出版现状，尤其是大战略促使国人必须充分了解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等迫切的现实需求，华文出版社立足自身优势、承担文化使命，将已绝版多年的丝路国家经典文化典籍和中阿交流著作重新打磨，集成“丝路文库”丛书出版，以飨读者。

《西行日记》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作者途径东南亚、南亚、中亚及北非诸国所见的风土人情及穆斯林生活状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此次为本书1933年出版后的首次再版。秉持尊重作品原貌的精神，编辑对书中与现行用字规范不同之处予以保留，例如“阿洪”等。特此说明。

华文出版社

自序

感谢安拉，在差不多六个月的期间，于轮船火车上仓促地完成了这本小册子。我自知其中一定是缺略不详的；可是，按照我们出国的原因和目的，在每一个地域至少都有一个注意点，比如：（1）在开罗便注意他们的教育设施和现状，因为现代的回教教育的总汇，已然连际到埃及；（2）在拜图·洛穆干代斯便注意一些古迹，因为那是白尼·伊斯拉依勒一些圣人的故乡；（3）在阿拉伯便注意功课……因此，在记述的详略上，也隐然有一些区别。

本来，书中的人名地名以及许多应该注明阿文的地方，都该排阿文才是；不过，我们带来的回文铅字，至今还没有整理清楚，所以来不及排入。因此，除有关系的长篇阿文制了几块锌版以外，别的一切都阿^①，都没有列入；而人名地名以及别的应该注文的地方，仍酌量着用拉丁字母注出，以凭对照。

这本小册子，承安拉的惠助，我在感谢安拉之次，便致谢帮助对于印刷这本书的几位朋友：

穆以刚、王世清、李鸿清、张文达四君为我清稿；

马自成长者、庞士谦和虎世文二位阿洪帮助校订；

王梦扬先生为我删订“出国以前第一”一卷，并画了封面。

民国，二二，八，二五
振武识于《月华》编辑部

① 伊斯兰教的功修和礼俗用语。阿拉伯语言译意为“祈祷”。



目录

001

第一章 出国以前 / 001

第二章 长途的海洋和沿站 / 009

第三章 在开罗 / 041

第四章 拜图洛·穆干代斯的一瞥 / 108

第五章 朝觐去 / 126

第六章 归途 / 184

写在《西行日记》的后面 / 212

第一章 出国以前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由北平起行

先是半年之前，为了许多原因、目的，而有“到埃及去”的动机。在那时，除掉许多玄冥的想象外，关于事实方面的一切——行程、人选、旅费，以及校内社内的一切事务如何支配等，都没有切实的预算。这样的抽象的观念，存在脑子里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直到九月中旬才有点具体的理论和预备。

感谢安拉，今日居然成行了。中国的谚语说“有志者事竟成”；教中的格言也有“安拉成全人之所志”之语，现在我们又得到这个实例了。

今天天气清明，虽稍冷，然而却没有风。因此，亲友到东车站送行的很多，我们因为应付一般亲友们很忙乱，没有数清有多少送行的人。可是，从车役的零星谈话中，得到一种新的心理。他们谈话的大意是：

“不知道又生了什么问题了！怎么站上又这些送行的人？”

“这位老头儿（大概是指松亭）不知是做什么的？东车站上有三百多人送行！”

“回教^①又有何事吗？这次车站送行的形式又仿佛那会儿似的。”

为了南华，北新的侮教，而得了两点结果，我们现在才明白：

1. 教内的人们醒了；

① 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

2. 教外的人们有些注意回教事件了!

送要朝觐的人出行,并不止这一次;可是情形却不这样——在万目睽睽的车站上几百人都公开着握手赞圣、道色兰^①、朗诵班克;无怪乎不知道回教情形的异教徒们看见奇异而给他们以谈话的材料。同时,因为护教团请原代表出发时,也举行过同样差不多的仪式,所以他们(车役)都那样的谈论着。

车过天津,许多教亲到站相迎,由西站谈到老站,又谈回来,方握手而别。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晴 (聚礼三^②)

上午九时抵济南,也有许多教亲到站迎候,并馈食品。

车过滕县以后将要到临城的南路上,我们都看见舍尔邦的新月了。这是阴历的十一月初二日;在太阳将落时,松亭便促起大家注意这回事,三个车窗都被我们挤满了,始终没看见,大家便回到包房吃晚饭。这时,马金鹏忽然一扭头,从打开的玻璃窗缝中看见了很大的一弯新月,于是,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都看见了。

并不是我们的行为惹人注意,然而会发生这件事:当我们到徐州的时候,有一老者,沿着二等车厢直叫:“马阿洪^③!”他后面随着两个徒弟,手中拿着熟鸡和蒸食米饭筷子等物,仿佛是送饭的神气,我看着并不像有别的情节,便指给他松亭所在地——那时,松亭却紧靠着我立

① 亦译“色俩目”,意为“和平”“平安”“安宁”。系阿拉伯语“安塞拉姆·阿莱库姆”的缩写,意为“愿安拉赐福你们平安!”

② 本书作者在周期的记述上采用的是阿拉伯语或穆斯林的称呼:聚礼初即星期六、聚礼一即星期日,聚礼二即星期一,聚礼三即星期二,聚礼四即星期三,聚礼五即星期四,聚礼日即星期五。

③ 今译“阿訇”,系波斯语音译,意为老师或学者。回族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

着在谈话。于是，他们俩人便由说色兰起渐渐地谈起话来。

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下列的几点：

1. 那老者姓周，名恒旺，字福堂，河南开封人，在徐州大马路开福兴清真饭庄。

2. 他在他住的地方立了礼拜的处所，为是使附近的教民方便，因徐州的礼拜寺既远且不良。

3. 他并不认识松亭，据说，他听本列车上管电灯的刘教亲说在某车上有一位马阿洪。

4. 那位刘教亲也并不认识松亭，并且在车上也没打招呼，只是在前门车站上看到那样送行的热烈而知道的。

这样我们验明了穆民^①的情谊。

晚饭我们虽然用过了，可是我们仍把他送来的吃了不少，为是酬答他的美意。

十一月三十日 晴 （聚礼四）

上午八时余到浦口，即刻过江，我们乘汽车进城，到太平街清真寺，住在护教团代表们所住的那间楼房里。

十二时王曾善先生自教育部归，说护照手续已办妥，大约十二月二日即可领下。

先是，柯三先生在京时，曾经会同曾善先生将学生的留学证书办好，并且把请领护照应填的表格寄到北平去。那时，我们以为学生们个人的照片和应填的表格已经寄来，所以只填写了我们三张，附上照片

① 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信仰者”“归信者”，亦意译为“信士”，笃信伊斯兰教者的称谓。凡表示信仰伊斯兰教，并当众朗诵“清真言”“作证词”者，即为穆斯林。其中信仰坚定，坚持宗教功修并恪守伊斯兰教法律和道德行为规范者即称“穆民”。

各三帧，寄给柯三，请他们在京就近代请。同时，我们对于表上的“妻子名字年岁，家长或保护人姓名”等都没注意。哪知外交部却认真得很，必须逐条都填好才行，而学生们的表又都未先寄来。因此，往返函商，很耽误了不少的日子。直到二十四日（就是护教团代表到平的那天）还不曾办清；深恐领不下照来，耽误了船期（十二月九日），于是决定派韩宏魁、金殿桂于二十五日起身先来，商同曾善先生办理领照事。所以，今日曾善先生才有这样美满的答复。

本来由北平动身，很该向天津市公安局领照，因为那里领出洋护照的人比较的少，所以敏快些。可是，我们因为学生们的留学证书才领下来，所以护照便也在京就近请领。哪知请领的太多了，所以积压住，一直到现在才有领的希望。

所以，如果不是到外国留学而仅止是朝觐或游历，那最好还是由天津公安局请领为便——指华北言。

十二月一日 阴雨 （聚礼五）

在南京总算两天了，但是买东西没出太平街和公平路，礼拜没离太平街寺。听说南京有三十余寺，一则时间太少，二则事忙无功夫，不能一一看看，总觉不好过。托靠主回程过京时，一定要偿一偿夙愿！

晚饭曾善请在老宝新吃的，席间有新疆学生数名，谈颇洽。该生等均中央大学读书，中有名艾沙者汉语极流利，思想亦甚清晰，会发表一段很值得记载的谈话！

他说：诸君到麦加去，到伊斯坦堡^①去，到埃及去，为国家为宗教而服务，不胜钦佩！鄙人对诸君有一件请求：新疆人——指缠回，近几十

① 今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也是土耳其的文化、经济和金融中心，曾是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年来在政治上受种种压迫，赵先生去过新疆并且在政治上做过事，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到土国去的，便在土国安家；到麦加去的，便在麦加立室，永远不想回省。我们之中有从伊斯坦堡读书回来的两人，他们曾看见很多这样的事，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便说新疆太苦！不愿回去。我们这次从天津到南京，经王曾善先生的维持，请得政府的许可，在中大内添设回生一班，我们才知道中国政府的眼中，仍有回族；中央政府并不似新疆省政府一般。

——诸君如果到了外国，看见新疆省的回民，可以把我们现在受政府优待的状况，读书的情形，形容给他们；假使他们愿意回国，我们可以帮他们的忙，请政府照待我们的样子待他们。

——诸君为回族回教而努力的成绩，是我们夙所知道的，愿诸君接受我们这点请求，俾永处异国的同胞得到回国的机会！

草出国宣言——即“告世界穆斯林^①同志书”未就。

十二月二日 阴雨 （聚礼日）

上午八时许，柯三到京。

草成出国宣言，就正于曾善及柯三二先生，均有所修润。

聚礼后冒雨访杨子渊先生。

晚，太平街清真寺董事会请在海记吃饭，与马子贞将军，王曾善、虎矫如二先生在容真像馆拍一合影以为纪念。

晚十时搭京沪快车起身往沪。先是，昏礼后接天英兄信，谓：沪上教亲阅《申报》北平专电有马松亭等出洋已离平南下之消息，计程昨晚可以抵沪，故伊斯兰师校全体师生，北寺经师研究社全体社员，北寺同志

① 今译穆斯林，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顺从者”“实现和平者”是“伊斯兰”一词的派生名词，即口诵“清真言”，内心诚信，认主独一的人。

会全体会员以及各方教亲等，不约而聚于京沪北站以相迎者达数百人；哪知，在京有所耽搁，致各教亲徒劳往返！松亭遂命我先赴沪向各教亲道谢，并致歉意；松亭等一行七人明晚定准离京。

十二月三日 阴雨 （聚礼初）

晨七时到上海，赁车经赴浙江路清真寺。时，晨礼甫毕，哈德成大阿洪正用早茶；见我来了，忙的跑出来，问：“他们在哪里？”经我说明我的来意，他才明白。

下午一时半，同哈阿洪去访马天英先生，托他校正一下出国宣言，并且请他设法从速付印，我们在天津饭馆“又一春”吃的早饭，饭后同到马华卿家。

十二月四日 阴雨 （聚礼一）

早上时松亭等七人到上海。本来京沪快车只有一班特别快车，从一日起又加了一班，我昨天便乘的是这班后加的快车，然后这班车却没有卧票，我一个人带了三件行李，所以一夜不曾安睡——简直可说没合眼。在上车时我便说给世明，主张不叫他们坐这班车；所以今天我和哈阿洪等便八点钟才到车站去；哪知，他们却仍坐这班车来的，所以我们没接着——那时他们都在站外站着了。

晨九时赴辣斐德路孙宅，十时在天英先生家早点，十二时赴西寺做晌礼，一时赴伊斯兰师校之宴。

伊斯兰师范学校，今易名为上海伊斯兰经学研究社，社址在城内方滨路青莲街二二二号，新建楼房凡四层，师校在第三层，其下为敦

化小学校址。师校内部设备完整，教室、自习室、办公室、学生卧室均极齐备。

在敦化小学，我们只和他们的校长沙善余先生谈了会子我们要出洋的情形，没得领略学校的设备。

十二月五日 阴雨 （聚礼二）

下午二时赴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 Express Co.，即世界旅行社）交涉换船票及船上伙食等事，因为在北平时，已经由该行代定义国邮轮康特罗素（Cante Rosso）号五〇二及五〇四两号经济二等舱。每舱四位，应买八票；张秉铎一票亦在数内，但现在张之票价尚未交足，不能同时取来，所以今天索性先都不取；决俟七日再定规。至于船上伙食一节，他们可以负全责向船上交涉，特别关照。

十二月六日 阴 （聚礼三）

上午九时，马晋卿先生请在春华楼吃早餐，席间得与金煦生老先生晤谈。

下午二时，金子云老先生约在小桃园西寺吃饭，松亭等七人都按时到了，我因为与马天亮先生有约，须在外国寺候他，所以到迟了。

十二月七日 晴 （聚礼四）

上午到运通银行取船票，汇英金。

下午运通的工友送来致康特罗素 (Conte Roseo) 船主的信二封。同时带走Baggage^①行李十几件, 其余都作为Cabin^②行李, 明一再运。

今天北寺经师研究社同人请吃早点, 席间有一篇欢送词, 今晚我已经把原稿寄给《月华》了。

十二月八日 晴 (聚礼五)

我们扰完了九点富润齐、杨文叔先生在金陵春的茶点之约之后, 便赴北寺同志会之约——这会是北寺的众乡老所组织的, 以达浦生大阿洪为主席。松亭在筵间叙述我们这次出洋的目的: 一方面是护送第一班毕业生留埃, 因为学生到埃及之后, 究竟应该学些什么? 这个问题须亲身到埃及看看才敢定。另一方面, 便是藉此一行, 作将来沟通中西文化, 联络回教世界感情之先声。

午后三时赴西寺之约; 四时, 由西寺赴辣斐德路访燕翼——他是今天上午到的, 给我们带有许多什物。

① 即指重行李。

② 意为客舱, 这里指随身可进船舱携带的轻便行李。

第二章 长途的海洋和沿站

十二月九日 晴 （聚礼日）

上午八时余由外国寺出发，经赴三马路外滩新关码头，乘江轮转赴杨树浦，登康特罗素 (Conte Rosso) 号义国邮船。

在新关码头送行者颇多，各寺阿洪教亲等和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同学，都到了。乘江轮送到大轮的教亲也很多。

船是十二点开的。开到吴淞口外，许是为海关查验或是因水浅，直停到五点多钟才继续开驶。

上船以后，我们调查了一下，住经济二等船的，除我们八人之外，还有马玉华、法真、马永良等阿洪，合计十一人。住三四等舱的，还有同教人三十九位，共计中国回教人五十人之多。三等四等舱的回教旅伴们都是西寺金少云先生向中国旅行社交涉定的票位，并且准许自己做饭，每顿向船上要米面菜蔬等物。

在船上（二等舱里）做大小净极方便。有澡堂子，我们在澡盆里洗，痛快极了！

有这样许多同教人，成班礼拜最合宜；不过船上没有那么大的空间面积，容这许多人，所以分成许多小聚。

我们坐的经济二等舱——这船的二等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二等舱，一部分是经济二等舱；前者是正二等，后者仿佛是二以下三等以上

的一种特别舱，价钱公道些——已经觉得很舒服了。每个舱房里有四个床，两个衣橱，两个脸盆，一面壁镜，其余：电灯、电铃，以及其他设备，应有尽有。

由我们上船到宵礼，共用了三顿饭，五时用了一顿茶点，八时用了一顿饭；听说每天照这样两茶两饭——说是早八点还有一顿茶。

当我们上船时，便同着哈德成阿洪和马华卿先生一同到船主那里，递给他美国旅行社和他本公司的信各一封，都是为对于伙食一层，请他特别的关照的话。在我们问他“怎样关照？”时，他却答以“你们要什么，我们供给什么”等话。可是，船上只有水箱中的牛肉、鸡、鸭，而无活的可以使我们自己宰。所以我们在用饭之际，仅仅告诉船役们说：“我们是回教，我们吃饭只吃面包、整煮鸡鸭、牛乳、咖啡、水果，以及乳油、果子甜酱等物。”他们——船役便按照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预备，因为他们已经接到船长的命令了。

十二月十日 阴雨 （聚礼初）

松亭等因为船稍微有些摇动，似乎有点不好过；但是，睡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

由昨天到今天，我们在每顿饭之后，必到船面上散步、乘风，很舒畅。以后打算总照这么行（只要天气好），以养成饭后活动的习惯。

今天在海面上看到几只海兽，近船出没，形状很像海马，是同着润芝、松亭和马金鹏一同看见的；马金鹏并且还看见一只大鱼，我不曾见着。

每次开饭，以敲铜锣为号。按照他们的礼节，到饭庭去要衣服整洁；穿着内衣，拖着鞋子，是不规则的。

十二月十一日 晴 （聚礼一）

上午十时，船上的人们便说十一点可到香港，我们便忙着写信，预备到港时投入信箱中寄回去。由我们三人具名写了两封信，一封寄北平常子萱先生，报告到港以前的情形，请他转告平津的亲友；一封寄上海哈德成阿洪，请他把我们的近状和谢忱转告给沪上的亲友。

十一点以前，信是写好了，船在十一点时可没到港。直至午后一点，船始靠岸，并不是香港而是九龙湾。我们在船停稳的时候，便一齐到岸上走走。



九龙风景

我们只走了两条街，我们已经明白了：这里虽然经英国竭力的经营，但是，除了水门汀的便道和柏油马路外，市房并不是都是整齐的。比较整洁的路的便道上，都有青青的树木，有的还开着鲜艳的红色的花朵，因为这里的天气还很炎热，我们已经都把我们上船时穿的那些衣服脱完了。

我们上岸的意思，是要看一看这里回教的情形，所以我们只注意、留神这地上有没有回教人？有没有回教礼拜寺？可是，凭着我们的习